

盲

校內徵文比賽初中組冠軍

3A 黃浩然

盲，目無眸子也。當人缺失了眼睛，自然失去視覺的感受，接着會用全身每一處去感受這個世界，靠近這個世界。他們會十分謹慎，伸出雙手，提起腿，一步、兩步，步步為營。這樣不但能減少出差錯的機會，還可以換來親身深度地感受生活的經歷，又有何不好？世上變化萬千，如同染缸，流言蜚語，七嘴八舌便是那五顏六色的染料，想要出淤泥而不染，必須要親身經歷，用心體會，追求自主。

想要追求自主，不需要做到如同周敦頤那般中通外直、不蔓不枝的君子氣節，只需要善用你的眼睛。《韓非子》中說：「目不能決黑白之色則謂之盲。」是非黑白，孰是孰非，若單靠眼見，就立即變化作衙門中威武神氣的判官，對着你眼見的，不管皇帝，或是乞丐，亂判一通。這樣摒棄求真、不理青紅皂白地身處偌大的染缸中，便是選擇性的盲，喪失了自主。一味地批評他人而獲得正義的褒獎，古有秦檜諂媚君主害忠良，今有「盲」人嫉妒他人，肆意謾罵，而博取正義鬥士之稱。秦檜這等奸佞小人在一次次奉承君主後，得到寵信及權力，越陷越深，利欲熏心更是遮蔽雙眼；現在的世人也是這般，在網上看到未經證實的資訊後，便跟着潮流對事件批評，吹毛求疵，胡編亂造，雖沒有金錢地位的利益加持，可是既能獲得網民的讚賞，又能換取自身成就感，何其糊塗也樂此不疲！

你可能會反駁，什麼隨波逐流？這可是我經過自主的思考，發自內心的意見，只不過與潮流不謀而合罷了。這便是被戳破傀儡面具後的最後掙扎，滿心對世界的不滿，不說聖賢，在你眼中，難道就沒有善良美德的人？人非聖賢，孰能無過？所以，看人又

怎能以完美標準，欲尋到一朵清新脫俗的白蓮花已是每個人的美夢，以滿足內心沒被一個完美的人所佔據的空虛。

為何美好成了夢？難道不是人的標準設得太高了嗎？是要每個人都有十八般武藝，無所不能？現在的孩子由小就被逼參加數樣興趣班，音樂、體育、畫畫、奧數，學會了能上天遁地乎？用一句「為了你將來好」來堵住孩子們的嘴，用一句「爸媽也要辛苦工作才能給你最好的」來徒添多少壓力給孩子？悲哀的一代，父母盲了，用這樣錯誤的觀念來灌溉新生兒們，也會有遺傳性的盲，難道世界就此盲下去？身邊的美好成了一串串泡泡隨風飄向遠方，如夢幻泡影。漠視身邊的好人好事好物，整天抱怨世界，不甘命運，難道你身處的世界就如此的不值得眷戀？你到底是盲了用來看美好事物的眼睛，還是盲了自己的心眼？面對自己都喪失了認知，在你擺着嘴臉對人時，在你打着一大段侮辱的文字抨擊別人時，那個自己才是最醜惡的。

但，這種盲疾，誰能醫治？

拿出鏡子，除了能正衣冠外，仔細看看那雙眸，咦，原來你沒盲！可是，怎樣善用那明亮的眸子呢？

首先，善待眼睛，正如母親常常的叮嚀：「看多了手機對眼睛不好。」網上的偏激言論、歪思邪想，都對我們有莫大的影響，特別是青年人會找模仿對象，善惡難分，一時誤入歧途，後果嚴重。所以，能少看則少，能免則免。昔有孟母三遷，為子擇鄰而處，足見環境影響之深。試想，生活在書香門第，自然而然便會隨手拾起書本酣暢淋漓一番；而生活在龍蛇混雜的市井，聽得多商人的吆喝及粗言，對書本的執念也會退卻消散。多接觸正面積極的思想，學習品德優良的人，減少看負能量的東西，人的心會被洗滌，盲疾也會逐漸好轉。

不過，能否好轉也要看自己是否自覺，若對爸媽的叮嚀也自動屏蔽，做自己想做的，看自己想看的，這應該很快就再盲起來。

浪蕩不羈只不過是叫做有個性，而不可能被稱作真正的自己。若果不聽話叫做自己的本性，那江山易了數千萬次後，人性仍是如此頑固？這要看你的態度，畢恭畢敬地對待自己，好好的修身養性，又如何改不了那犖驢般的個性。請注意，是養性，將本性比作山，改性就像用炸彈炸開山，非常快，但是七倒八歪，不成形狀；養性就是愚公式，很慢的，不論天神是否受感動而下凡幫忙，我堅信慢慢地移，慢慢地修，堅持着，終有一天，能移掉，能修身。

其次，拿出鏡子，好好的看看自己。唐太宗以魏徵為鏡，明自己得失，我們也要以「初次見面，請多關照」的青澀口吻對待自己，使勁地打量自己。屈原有一句猖狂的話：「舉世皆濁我獨清，眾人皆醉我獨醒。」不用大家做到如此自傲的境界，但是他對自己的認識卻是最全面的——當時朝野腐敗，他不屑於同流合污，被放逐至江潭遇一漁夫，其唱着漁歌回應屈原：「滄浪之水清兮，可以濯吾纓；滄浪之水濁兮，可以濯吾足。」屈原認為漁夫那明哲保身的想法是一種侮辱，堅持九死不悔，最後投江自盡。可見，我們要認識自己追求的是什麼——想隨波逐流地任人擺佈，或是能自主地追尋夢想，獲得愉悅？這又令我想起南唐的後主李煜，他是多麼的可悲。生為九五之尊，應受萬人朝拜，可是骨子裏是文人的氣質，何以以詩詞治國？大宋攻破國都，他落得被幽禁的下場，只能追憶曾經的富麗堂皇、雍容華貴。雕欄玉砌應猶在，只是朱顏改，如彌留之際的呻吟，他看似懦弱不堪，我卻覺得他是在尋死，一江春水向東流，流走的是自己的希望，也是懦弱的心靈，只留下身軀接受死亡。這樣極端地修己，丟棄自己的軟弱無力，堅強地赴死，由開始的任人擺佈到後來寧死不願做別朝的低等人物，這就是蛻變，也就是成功地修己。

另外，把眼睛所看到的自己，所認識到自己的心之所向，實踐出來，也有助治盲。陶淵明雖是被貶謫後才四處遊山玩水，少

無適俗韻，性本愛丘山，而歸隱於田園，回到自己的嚮往。嚮往給人一種玩樂遊戲的感覺，但為何不可以是嚮往自己變得更好、更優秀、更健談、更努力？人們往往在憧憬過後，便如發了個甜美的白日夢，伸伸懶腰，繼續過頹廢的生活。那麼，我們怎樣下功夫和下對功夫？最後成果是否令你驚喜？都在於過程。若果只打算應付父母的催促，望圖彌補自己一事無成的罪惡感，便不情不願地工作數小時，不如不做，所謂「不經一番寒徹骨，怎得梅花撲鼻香？」，用這樣的態度又如何能聞到撲鼻而來的清香？這正正是立人的基本，做好自己的本分，一步一個腳印，不要奢圖走捷徑及越級，飄忽不定的腳印，是不穩健的，即使花費比人家更多的時間精力，又如何？滿園的清香浸滿了你，還不滿足？那就繼續增值自己。冬前冬後幾村莊，溪北溪南兩履霜，樹頭樹底古孤山上，經歷過萬般險阻，眼前便是縞袂綃裳。雖然春盡梅落，好景不長，可是這不是永遠的消失，就如靠近成功及夢想只差一步，突然，眼前的又淡卻了，遠了，那就繼續你的前行，也等於自己不斷恪守本分地做人，懷揣着一顆永不磨滅的心去學習、去實踐、去靠近自己的嚮往。

盲，偏信則暗也。這個世界還有很多「盲人」，活在黑暗裏，但千萬不要放棄。每個人努力嘗試在你的黑暗中點燃一絲光明，慢慢就會豁然開朗，燃亮整個社會。做着做着，盲疾就徹底消除了。